

Shroud for a Nightingale

JAMES

夜莺的尸衣

(英)P.D.詹姆斯 著
王莹 译

夜莺的尸衣

Shroud for a Nightingale

(英) P.D. 詹姆斯 著

王莹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莺的尸衣 / (英) 詹姆斯著; 王莹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225-663-7

I. 夜… II. ①詹…②王…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7478号

SHROUD FOR A NIGHTINGALE

by P.D. JAMES

Copyright: © 1971 by P. 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8-075




夜莺的尸衣

(英) P. D. 詹姆斯 著 王莹 译

责任编辑: 施 铮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一版 2009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63-7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1	第一部 死亡的示范
39	第二部 停息在午夜
61	第三部 大楼里的陌生人
107	第四部 问与答
173	第五部 餐桌上的闲谈
231	第六部 漫长一天的结束
281	第七部 死亡之舞
339	第八部 一圈焦土
385	第九部 夏天的尾声

第一部
死亡的示范

1

第一宗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早上，六点刚过，护士培训学校派到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穆丽尔·比勒小姐便醒来了。虽说是一大早醒来，有点儿懒懒的，但她还是意识到今天是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是去约翰·卡朋达医院视察的日子。新的一天里听到的第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她的脑海里回荡，等她明白过来那是安吉拉的闹钟发出来的时候，它却已经安静了下来。安吉拉此时正皱着鼻子在公寓里到处磕磕碰碰地走着，像一只笨拙可爱的小动物。接着传来准备早茶的愉悦的叮当声。穆丽尔挣扎着睁开眼睛，努力抗拒着热被窝的诱惑，不让自己再缩进去，让思绪再一次飘进一片愉悦之中。她为什么会告诉泰勒总护士长自己会在上午九点多一点赶到，参加那天三年级学生的第一次教学观摩？真是太可笑了，有必要那么早吗？医院位于苏塞克斯郡和汉普郡交界处的希瑟菲尔德。将近五十英里的车程，走前面一段路时天还没亮呢。况且还在下着雨，这雨已经没完没了地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她似乎能听到汽车行驶在克伦威尔公路上时轮胎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以及偶尔拍打在车窗玻璃上的雨点声。好在她早已查过地图，找到了医院的准确位置。希瑟菲尔德是一个正处于开发中的商业市镇，对一个不熟悉它的人来说，在一个下着雨的星期一早晨，开着汽车在赶着去上班的混乱的车流中行驶，真是一件又困难又让人头疼的事。她本能地感到这一天不会太顺利，于是便在被窝里伸展了一下手脚，仿佛在鼓励自己打起精神来对付这一天。她把发麻的手指伸开，轻轻体味着伸展那一刹那关节发出的尖锐的刺痛，因为她的手指有一点关节炎。好吧，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毕竟她已经四十九岁了，生活应该过得轻松一些。是什么使得她认为自己能够在九点半之前赶到希瑟菲尔德呢？

房门是开着的，从过道里溢进来一束灯光。安吉拉·伯罗斯小姐猛地拉开了窗帘，看了一眼那黑沉沉的天空和被雨水拍打着的窗玻璃，之后又将窗帘猛地拉上了。“在下雨呢。”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阴郁，似乎在表明她对下雨的预言的应验，谁要是不理会她的警告，那可无关她的事。比勒小姐用一只胳膊撑起身子，另一只手拧开床头灯，然后便等着。过了一会儿，她的朋友回来了，放下一个早餐盘。盘子里铺了一块绣满了花的亚麻布，绘着鲜花图案的杯子把手朝一个方向整齐地排着，一个配套的碟子里精心摆放着四片饼干，每种两片，茶壶里散发出一阵香气，那是刚沏好的印度茶。这两个女人都对舒适、清洁和整齐有一种强烈的嗜好，简直可以说有洁癖。她们在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工作，于是把那里单人病房的标准搬到自己的家中，因此她们公寓里的生活有几分像一个昂贵舒适的小型疗养所。

二十五年前，比勒小姐和她的朋友从同一所护士学校毕业，之后她们就一直合住在这套公寓里。安吉拉·伯罗斯是伦敦一家教学医院

的首席导师。经过多方观察，比勒小姐认为安吉拉·伯罗斯是所有护士导师的典范，因此便将她挂在嘴边的培养完美护士的原则立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而伯罗斯小姐则思量着比勒小姐就要到退休的年龄了，那时综合护士协会又该如何运作下去。世上最美满的婚姻都要靠令人鼓舞的幻觉来维持。比勒小姐的幻觉和伯罗斯小姐的幻觉虽然不同，但从实质上来说都还是很单纯的。友谊的建立也同样如此。她们彼此欣赏，却又不说出来，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她们在其他方面其实是大不相同的。伯罗斯小姐体格健壮结实，看上去似乎感觉迟钝，见识平常，但骨子里却极为敏感，易受伤害。而比勒小姐身材瘦小，长相小鸟依人，说话清晰，行事明确，透着一股过时的斯文劲儿，这往往让人觉得她有点可笑。她们甚至在生活习惯上也不同，粗粗笨笨的伯罗斯小姐早上听到第一声闹钟铃声便醒了过来，立刻精神十足，一直到早餐前都是生龙活虎的，然而越往下午，她便越没有精神，渐渐处于昏昏沉沉的懒散状态之中。而比勒小姐每天早晨总要好一阵才能勉强睁开黏的眼皮，强打精神才能开始早晨的活动。可是早晨过后她便越来越有精神。她们努力协调这种截然相反的差异，伯罗斯小姐很乐意一大清早起来准备早餐，而比勒小姐则在晚餐后洗碗和准备晚上喝的可可茶。

伯罗斯小姐倒好了两杯茶，往她朋友的茶杯中加进两块糖，然后端着自已的茶杯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下。早期受过的训练使得她没有坐在床上的习惯。她说：“你要一早动身，我还是替你把浴室的龙头打开吧。会议几点开始？”

比勒小姐含糊不清地咕哝说她已经告诉过总护士长她会在九点一过就赶到。这茶真是甜，喝下去令人精神一振。许诺那么早动身真是一个错误，可是又一想，她怎么也可以在九点十五分赶到。

“是玛丽·泰勒吗？她可是名气大增了，其实她只不过是一个外地来的护士长罢了，而且从没见过伦敦。蒙特诺斯小姐退休的时候，她甚至还没对这个工作提出过申请呢。”比勒小姐又口齿不清地咕咕说这个她们已经谈过了。她的朋友立即打断她的话，反驳说伦敦可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再说人们总是认为出色的东西从来都不会出自外地。

“当然是这样，”她的朋友让了一步，“约翰·卡朋达医院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我喜欢汉普郡边界那一带，今年夏天你没能去那里看看真是可惜。当然了，她还是一所重要的教学医院的总护士长。但凭她的能力，足以胜任，也许还会成为一名护理学总长呢。”学生时代她和比勒小姐在一个总护士长手下可没少吃过苦头。对于过去那段受教育时期里受过的可怕折磨，现在提起来她还会不住地叹气。

“我说，你最好尽快动身，等你开过吉尔福德时，公路上的车肯定就多起来了。”

比勒小姐也不问为什么她会知道路上的车会多起来，因为这是伯罗斯小姐总是知道的事情。那关切的声音又继续说道：“这星期我在威斯敏斯特图书馆见到了她们的首席导师希尔达·罗尔芙。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女人！聪明，是有名的一流教师，不过我想学生们都怕她。”

伯罗斯小姐自己就常常叫她的学生害怕，更不用说她那些教师同人了，但是如果有人告诉她这一点，她肯定会大吃一惊。比勒小姐问道：“她说了什么关于这次视察的事了吗？”

“只提了一下。她是匆匆忙忙来还书的，我们没有多谈。看来她们学校流感传染得很厉害，她的一半同事都因病请假了。”

比勒小姐心想这真是奇怪，既然教师都病倒了一半，首席导师居然还有时间到伦敦来，只是为了到图书馆还一本书。但这话她放在心

里没说出来，因为早饭前比勒小姐要养精蓄锐，精神是用来想问题而不是用来说话的。伯罗斯小姐绕过床给自己倒了第二杯茶，说道：“既然是这样的天气，培训教师又病了一半，看来你这一天可真够呛。”

这两个朋友多年来总是这样一起谈论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已形成了一种默契，成为她们长期以来亲密生活中的一个乐趣。伯罗斯小姐说的话也很难说不对。比勒小姐对这一天最糟糕的打算也莫过于沉闷地开上几个小时的汽车，艰苦地视察，以及可能要与那些不辞辛劳来参加会议的医院护士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争论几句。于是她拖过晨衣披在肩上，用脚摸索到拖鞋穿了进去，趿着鞋走进浴室，就这样朝着见证一桩谋杀案的路上走去。

2

尽管在下雨，但开车一路走来还没有比勒小姐所担心的那么糟糕。她抓紧时间九点前赶到了希瑟菲尔德，正好遇上了早晨最后一个高峰时段。宽阔的乔治高街被车辆塞得满满的。女人们开着汽车将她们赶着去上班的丈夫送往车站，或是将孩子们送往学校。货车正在当街装卸货物，公共汽车也在卸下乘客再装上一批新的。在三排交通灯前，行人鱼贯穿过马路，他们手中的雨伞倾斜着，以抵挡丝丝细雨。儿童们的外表看起来过于一致，都有着私立学校学生的干净整洁。男人们大都戴着圆顶礼帽，手提公文包。女人们则穿着随意，介于城市的时髦靓丽与乡村的不修边幅之间，这是她们这一类人的特色。比勒小姐一边等待绿灯，等待行人穿过马路，一边寻找十字路口医院的路标。她看了一眼市政厅漂亮的十八世纪建筑，一排精心保护的木制房屋以及圣三一教堂那辉煌灿烂的卷叶花饰尖顶，对这一精心保留了建筑遗存的繁荣街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街的另一端那些现代化的商店

显示出这种对文化古迹的关怀也许迟了三十年。

终于看到了路标。穿过浓密的树荫夹着的乔治高街便是通向约翰·卡朋达医院的大路。路的左边是一道高高的石头墙，里面便是医院的庭院了。

比勒小姐已经做足了准备工作，她汽车后座上那个鼓鼓的公文包里装有一份内容翔实的医院历史记载材料，一份最后一届综合护士协会视察员的报告以及医院管理委员会的评论。这份评论表达了应该将视察员乐观的建议实施到何种程度的看法。从调查中她了解到，这家医院历史悠久，是一位富商于一七九一年建立的。富商是本地人，少时由于家贫不得不离乡背井去伦敦谋生，退休后回归故里，想将晚年时光消磨在赞助慈善事业上，同时也让乡邻不再小看自己。他本可以去救济孤儿寡妇或是重修教堂来买得他慈善家的名声，并获得灵魂上的拯救。可如今是一个科学和理性胜过信念的时代，为一家收治穷苦病人的医院捐赠基金成了时尚之举。于是他在当地的一家咖啡屋内举行了一场慷慨激昂的会议，约翰·卡朋达医院便诞生了。医院原来的房子是一座具有某种建筑特色的大楼，长久以来一直作为他用。最初是一座结实的维多利亚风格的纪念馆，在那里夸张地卖弄它的虔诚，后来变成了二十世纪更为实用的建筑，却早已风韵全失。

医院一直在繁荣发展。本地居民大都是家道殷实的中产阶级，都有一股慈悲为怀的心性，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项目可以让他们展示这种善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医院在侧翼增建了一排装备良好的单人病房。国家卫生部建立前后，伦敦和其他更远地方一些阔绰的病人被吸引前来就医，因此自然也招来了杰出的大夫。比勒小姐想起安吉拉曾谈到一家伦敦的教学医院如何有名气，说虽然如此，约翰·卡朋达医院的名声也不错。一个女人完全可以认为在一家发展中的地

区综合医院担任总护士长是不错的工作。她会被她所服务的公众一致看重，会在当地的传统看法中建立起一定的地位。

现在她来到了正门前。左边是门房的小屋，这是一间用精雕细刻的砖头砌成的、装饰过于华丽的小房间，显然是这幢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的一处遗存。右边是大夫们的停车场。已经有三分之一的车位被劳斯莱斯和奔驰给占了。雨停了，虽说已经天亮，却是一月份常有的那种灰蒙蒙的天，医院里全都亮着灯。在比勒小姐看来，它就像一艘抛了锚的巨大轮船，灯火通明，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和活力。左边是一排延伸出来的玻璃墙低矮建筑，那是新建的门诊部。几个病人正排着队无精打采地向入口处走去。

比勒小姐将汽车向门房的问讯窗口开过来，摇下了车窗，报上了自己的姓名。身穿制服、体态笨重的守门人傲慢地从小屋里走了出来。

“小姐是综合护士协会的吗？”他装腔作势地说道，“您从这个门进来真是太遗憾了。护士培训学校在南丁格尔^①大楼，从温切斯特路的大门进去大约有一百码远，我们一般到南丁格尔大楼都从后门走。”

他说话时态度虽然谦恭，语气里却大有责备之意，似乎在感叹对方竟然如此缺乏判断力，给他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

“走这个门总该还是可以到学校去吧？”

比勒小姐不想再回到高街那一片交通混乱之中去，也不想沿着医院的院墙去寻找一个自己不太确定位置的后门。

“当然可以，小姐。”从守门人说话的语气可以听出来，他认为只有顽固不化的人才会这样做。他俯在车门上，似乎他的指示会非常机密和复杂，但其实出奇的简单，南丁格尔大楼就在医院院子里，新建

^①南丁格尔 (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英国女护士，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创始人。同时 nightingale 也有“夜莺”的意思，本书书名便由此得来。

的门诊部后面。

“小姐，请走左边这条路，开过太平间，您就会到达住院大夫宿舍。然后向右转，在路的分岔处有一块路标，您一定错不了。”

这个显然不吉祥的断言看来是正确的。这家医院很大，里面绿树成荫，有像模像样的花园，也有草地和杂乱的树林。这让比勒小姐想起了一家古老的精神病院的庭院。综合医院能有如此宽阔的场地倒是很少见的。几条路上都清清楚楚地标有路标，只有一条路通向新建门诊部的左边。太平间倒是很容易便找到了，它是一幢外观丑陋的小房子，被巧妙地建在小树林之中，矮矮地趴在那里。这种有意将其隔离的做法更使它成为不祥之地。医务人员的住处是新建的，一眼便能认出来。比勒小姐的思绪和平时一样陷入对医院管理委员会的抱怨之中，毫无理由地认为委员会总是将他们的大夫安排得妥妥帖帖，而为护士培训学校提供的食宿却很不像话。就在这时她看到了要找的路标。一块白漆木牌指向右边，上面写着：“南丁格尔大楼，护士培训学校”。

她换了挡，小心翼翼地打着方向盘。新修的路弯弯曲曲，十分狭窄，路两边盖满了湿淋淋的树叶，树叶堆得很高，连停一辆车的空地都没有。到处都湿漉漉的，显得十分荒芜。路两旁的树紧靠道路生长，树枝在道路上方交错，强健的黑树枝构成一道道筋肋，将路遮蔽成了一条黑洞洞的通道。时不时一阵风吹来，将雨水溅落在车顶，或是将一片树叶平贴在挡风玻璃上。草地边缘挖出了一些花床，呈规规整整的长方形，就像一座座坟墓，边上还有一圈长刺的矮灌木。树下光线很暗，比勒小姐不得不打开了车灯，前方的路被照得像一条油光发亮的缎带。她将车窗摇下，闻到一股菌类植物发出的甜香的腐味，哪怕是浓烈的汽油味和温暖的乙烯味也不能将其掩盖。她觉得自己被笼罩在一团朦胧的寂静的怪异之中。突然，她觉得一种莫名的不安，一种

异乎寻常的时空游离感似乎将她带到了某个陌生的境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无法摆脱的恐惧感油然而生。这仅仅是一瞬间的念头，她迅即将它从头脑中清除出去，让自己想想不到一英里之外高街上那令人愉悦的喧闹声，相信生命与活力近在咫尺。可是刚才那番体验真是莫名其妙，让人扫兴。她对于自己方才病态而愚蠢的思想十分气恨，便将车窗摇起，踩下油门。小汽车向前驶去。

转过最后一个弯，她突然发现南丁格尔大楼就矗立在眼前，惊讶得几乎踩在刹车上站了起来。这是一幢非常特别的建筑，一座巨大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大厦，一座装饰华丽程度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城堡，四个巨大的角塔使其更加辉煌。在这个一月的灰暗早晨，整座大楼灯火通明。穿过了那条阴暗的道路之后，它令人目眩地矗立在面前，就像她儿时读过的童话里的城堡。在大楼的右端接出了一座庞大的暖房。暖房在比勒小姐看来似乎更应建在丘园^①，而不是在一所看起来曾经属于私人的住宅里。暖房里的灯光比大楼里的要暗淡一些，但仍能透过它那昏黄的玻璃看到蜘蛛抱蛋属植物茁壮的绿叶，猩红色的猩猩木，以及一簇簇黄色和青铜色的菊花。

比勒小姐刚才在树荫下产生的那一瞬间的惊慌，此刻完全在她对南丁格尔大楼的惊诧中消失了。尽管她对自己的欣赏趣味很自信，但也并非完全不受古怪风尚的影响，她有点心神不定地想，如果是和别人一起，未见得能完全领略到大楼的美。她每看到一幢建筑物，总是会想它是否适合办护士培训学校，这已经成了她的一种思维习惯。有一次在巴黎度假时，她发现自己竟然认为爱丽舍宫不值一顾，这未免叫她大吃一惊。作为一所护士培训学校，南丁格尔大楼很显然是完全

^①丘园 (Kew Gardens), 英国的皇家植物园。

不合格的。她仅仅瞧上一眼，心中便顿然生出负面意见。它大多数的房间太大，比如说，哪里有温暖舒适的房间来做首席导师、临床教员和学校秘书的办公室呢？而且要给大楼供暖到合适的温度，只怕极为困难。再说那些凸肚窗，看上去如画般美丽，会让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欣喜若狂，但也会把过多的光线挡在外面。更糟的是，这幢房子有些令人害怕，甚至是令人恐惧的东西。人家常常请比勒小姐举办讲座，因此一些最令她得意的句子便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她认为，当一名专业人员——不管这种强调是不是合适，比勒小姐总是要在“专业”二字下画上重点符号——踢开陈腐的看法和过时方式的绊脚石，艰难地进入二十世纪时，把年轻学生们安顿在这样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里的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因此她在报告中会言辞激烈地提到应该建一所新学校。比勒小姐在踏进南丁格尔大楼之前已经在心里否决了它。

但是她对受到的迎接无可挑剔，她登上楼梯的最高一级时，厚重的门便打开了，飘出一阵温暖的气息和一股新鲜的咖啡味，一个身着制服的女仆恭敬地站在一旁。在她身后，宽阔的橡木楼梯下，走来了总护士长玛丽·泰勒本人。她背后是深色的细木嵌板墙壁发出的微光，就像是一幅着上了灰色和金色颜料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她向比勒小姐伸出手。比勒小姐脸上漾出愉快的职业性微笑，重新打起精神，带着快乐和自信，走上一步向前迎去。对约翰·卡朋达培训学校注定会不幸的检查便开始了。